



Waiting for your love

我愿意放下所有骄傲来爱你
你却从未想过要爱上我

等你爱我

艾米 作品

《山楂树之恋》作者
最令人动容的爱之书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Illustration by [illegible]

THE [illegible] [illegible] [illegible]
[illegible] [illegible] [illegible] [illegible]

等你爱我
艾米·作品

[illegible] [illegible]

■ [illegible]

等你爱我

艾米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你爱我 / 艾米著 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
2015.4

ISBN 978-7-5502-4847-2

I . ①等… II . ①艾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0687 号

等你爱我

作 者: 艾 米
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策划编辑: 空 空

封面设计: 仙境设计

版式设计: 王玉双

责任校对: 张艳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20 千字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5 印张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847-2

定价: 36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目 录

01 也许一开始就是多情 / 001

她很坦诚地迎接他的目光。因为她感觉那群人跟他关系不一般，不是他的亲戚，就是他的朋友。她是爱屋及乌，喜欢上他们了，因此她的眼神诚实可爱，童叟无欺。

02 如果你能对我温柔一点儿 / 023

他帮她拎着包，两人慢慢往家走。路很窄，如果两人并肩走，就得挤在一起，她只好跟他成单队走，从后面看着他挺拔的身材，还有那头又黑又亮又柔顺的头发，心里充满了爱意，心想如果他爱她，对她多情一点儿，温柔一点儿，她会愿意跟他一起在这里生活，他开医院，她就开个学校，生活应该也很美好。

03 我愿意放下所有骄傲来爱你 / 055

她下了个决心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狠狠整一顿，整得他爱上她，爱进骨头，爱进灵魂，然后她再像他现在一样，狠狠冷落他，让他尝尝爱情这杯苦咖啡的滋味。

04 她无法忍受总是独自一人 / 093

他不再言语，只默默抱紧了她，她感觉到他接受了这件事，很开心。此刻，没有外人，没有满家岭的清规戒律，只有她和他，相亲相爱。

05 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/ 119

人是社会动物，很多事都由不得你自己。你不考虑，人家要替你考虑；你不商量，人家要逼你商量；你不在乎倒贴，人家还在乎呢。你倒贴，人家就要认为你降了价，会给你猜出一万个乌七八糟的原因来。

06 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她 / 157

他觉得他并不是个坏人，他很爱她，很珍惜她以及他们的婚姻，当然是以他的方式。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完全摆脱满家岭的那一套风俗习惯。

07 不放弃自己，世界就不会放弃你 / 192

有时她觉得这一点儿都不像夫妻，至少不像恩爱夫妻。她在电影里看到的恩爱夫妻，做完爱都是相拥而眠的，男人温柔地伸出强壮的胳膊，给女人做枕头，而女人就小鸟依人地睡在男人的怀抱里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相视一笑，无比甜蜜。有时男人还用个长方形盘子给女人把早点端来，让女人在床上享用。

08 生活不可能一辈子那么热烈 / 214

她觉得那几个听丈夫说话的老外脸上都有一种同情的面容，她感到很难受，恨不得把他叫回家去，好好纠正一下他的发音。但她知道他那发音跟他很多习惯一样，都是基因里带来的，天生就是满家岭风格，没法改变的。

09 欢喜必有愁来到 / 245

以前她生活里没男人的时候，她觉得不幸福，总在寻找一个男人；等到她的生活里有了男人了，她还是觉得不幸福，不是觉得这个男人美中不足，就是担心别的女人觉得这个男人美中太足。

10 最凉薄的不是时光，而是人心 / 289

想想自己的婚姻，她觉得从中得到的幸福甜蜜不多，给她带来的烦恼苦闷却不少，即使不得癌症，都觉得不值，更别说为这么个不值的婚姻搭上自己的性命了。

11 怀疑是爱情最可怕的杀手 / 322

她无话可说，唯有苦笑。人哪，都觉得自己吃了亏。而对于人这种生物而言，最不能忍受的，刚好是吃亏，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吃亏。如果双方都吃亏，如果人人都吃亏，人就不会觉得这么难受了。

12 还是没有走到永远 / 367

她恨不得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两件事从她的人生历史中抹掉。如果能把这两件事抹掉，其他的其实不算什么，一男一女认识了，结婚了，过不好，就离了，这种事太多了，谁也不笑谁。但有了这两件事，就变成她追他、求他，虽然暂时把他弄到手了，但最后还是被他抛弃了。

01 也许一开始就是多情

她很坦诚地迎接他的目光。因为她感觉那群人跟他关系不一般，不是他的亲戚，就是他的朋友。她是爱屋及乌，喜欢上他们了，因此她的眼神诚实可爱，童叟无欺。

1

晚上九点多，女儿在身边已经睡熟了，丁乙自己也睡意蒙眬，很想就这么睡过去算了，但想到今天还有任务没完成，又挣扎着起身，来到另一个卧室，斜靠在床上，从床头柜上摸过电话，拨了丈夫实验室的号码。

铃响了几声，有人接了电话，操着流利的英语说：“满博士的实验室。”

这个时间了，丁乙满以为接电话的只能是丈夫，结果是个女人，吓了一跳。

对面追问了一声：“喂？”

她应声虫一般地回应：“喂。”

对面不耐烦了，提高声调：“喂？”

她总算镇定下来，切换到英语，没什么把握地说：“可以请满博士听一下电话吗？”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丁乙很想反问一句“你是谁？”，但终于没有问出口，只回答：“我是满博士的妻子。”

看来“妻子”这个头衔很管用，那边马上客气地说：“别挂，等我去叫他。”

她从电话里听见那个女人放下电话说：“满博士，你妻子打电话来了。”

远远传来满博士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女人有点顽皮的声音：“我怎么知道？她找你，又不是找我。”

丁乙听出女人是丈夫实验室的那个博士后小温，未婚以前聚会的时候见过，脸相不漂亮，但也不丑，身材不错。

她没想到小温这么晚了也待在实验室，听动静好像没别人，就丈夫跟小温两个人。

丈夫来接电话了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丁乙提醒说：“今天早点回来——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早上就告诉过你，你忘了？”

“早上？你早上告诉过我什么了？”

“就是用那个试纸查的。”

“什么试纸？”

她见他越重复越带劲，只好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查排卵的试纸！”

那边终于醒悟了：“哦——”

一片寂静。

她几乎可以看到丈夫实验室那一幕：小温竭力憋着笑，脸都憋红了，而丈夫则竭力装作若无其事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她感觉很丢人，这下他们夫妻间的秘密都让小温知道了，以后不知在外面怎么传呢。幸好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不然人家肯定会以为他俩生不出孩子来。

她知道丈夫这下不好意思马上回家了，但她仍然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我……还有点活儿没做完……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！她提议说：“那今天就算了吧，我先睡了，你回来别叫醒我，不然我整夜都睡不着。”

“才九点多钟。”

“我明天早上六点就得起床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

她听见小温的声音：“满博士，你有事先回去吧，我替你看着。”

丈夫没回答小温，只低声对电话里说：“我这边很快就完。”

她心里暗笑一下，好严的口风啊！连“我马上就回来”或者“等我”都不敢说，还把声音压那么低。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早就把天机泄露了。

她挂了电话，想一下子睡着，算是对丈夫的惩罚，但经过这么一搅扰，刚才漫

到眼皮子上的睡意都跑掉了，睡不着，只好躺那里等丈夫回家，脑子里回旋着一首老歌：

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
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
善变的眼神
紧闭的双唇
何必再去苦苦强求
苦苦追问

她只记得这几句，也只知道这几句，其他的歌词从来没听清过，所以一直没搞明白歌中那个“不回家的人”究竟为什么不回家，也没搞清那扇“不开启的门”又是指谁的门。

丈夫也算是个“不回家的人”，成天泡在实验室里。

可能男人天性里就是“不回家的人”，她见过的男人，只要是有了家的，都爱往外跑，不是泡在实验室里，就是找人打球打牌，即便待在家里，也是黏在电视机电脑旁，就是不陪妻子女儿。

相比而言，她觉得泡实验室比成天在外面晃荡还是好多了，甚至比成天待家里看电视上网也强。泡实验室，总还能泡出点成果来，打球打牌能打出个什么来？看电视上网又能看出个什么来？

她一向是很支持丈夫干事业的，对此从来不抱怨。但她今天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主要是因为那个小温。这么晚了，还待在实验室干什么？干了一整天的活儿，还没干够，晚上还跑到实验室去卖命？

她觉得小温跟丈夫情况不同，丈夫是项目的头儿，干不出成果来就拿不到科研经费，而拿不到科研经费，就站不住脚，不光自己要卷铺盖滚蛋，连手下的几个人也得卷铺盖滚蛋，所以丈夫只好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干活儿。

但小温不过是个博士后，充其量就是个打杂的，干再多也不会多拿几个钱，也不可能申请到科研经费，干吗巴巴地守在实验室里？

肯定是别有用心。

她发现世界上最可怕也最可恨的，就是那些快三十岁了还没嫁掉的单身女人。这帮人早到了“恨嫁”的年龄，每分钟都恨不得把自己成功嫁掉，根本不管男人那边是个什么情况，抢得到就抢，夺得过就夺。

这帮人本来是没什么抢夺的优势的，如果不是因为姿色平平，也不会快三十岁了还没嫁掉，如果她们跟那些二十刚出头的小女孩争抢，绝对处于劣势，所以她们看准了那些已婚男人，同他们那些被怀孕生子摧残了身材的老婆开展争夺战。

当然也不是每个怀过孕生过孩子的女人身材都被摧残了，但男人嘛，都是有点喜新厌旧的，在同一个女人身边醒来了十几年，哪里还有多少“性趣”？看见别的女人自然觉得如花似玉，虽然弄到手后也会觉得不过如此。

跟丈夫在一起这么些年了，丁乙当然知道丈夫对女性还是有点吸引力的，特别是刚一见面刚一接触的时候，那个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。

她跟他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搅了这么些年，他的吃喝拉撒打嗝放屁都见识过了，当然没有了“惊艳”的感觉，但回想刚认识那会儿，还是狠狠“惊艳”了一把的。

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，爱情方面虽然不完全是空白，但也只是一些小打小闹，跟男生看过电影，吃过饭，拉过手，拥抱过，接过吻，但从来不曾动过心，都是过家家的感觉，总是想着“难道这就是我的爱情？难道我就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？”

每次她这么“难道”“难道”的，就把恋爱故事给“难道”黄了，不过她也不惋惜，因为实在是一点儿神魂颠倒的感觉都没有。

她给自己定了个终结浪漫追求的截止日期：如果到28岁的时候，还没遇到令自己神魂颠倒的人，就彻底把“神魂颠倒”从爱情的词典里划掉，换成“过日子”三个字。

她与丈夫的相遇，还是颇有戏剧性的，记得是一个春天，用小时候写作文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晴空万里，春回大地，蓝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”。

其实她那天根本没工夫望天，因为她腹痛得厉害，如果不是死要面子，她肯定会满地打滚儿了。她敢打赌比同寝室的小宋月经痛要厉害得多，因为小宋虽然痛得汗流满面，但从来没痛晕过，而她真的是痛晕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她已经躺在病床上，但不是小学作文描写的那种洁白的病床，而是有点脏兮兮的微黄的病床，病房的天花板也是脏兮兮的微黄，床单和被子都是脏兮兮的微黄，好像每次都没洗干净，一次留一点儿污垢，于是就成了这样。

病房四壁的墙上还刷着一人来高的绿色油漆，照得那些病床上的脸都有点泛绿。

妈妈守在她病床前，见她醒来，喜不自胜，嘘寒问暖，鞍前马后地侍候她，她这才知道自己腹痛的原因，急性阑尾炎，动了手术，把肇事的阑尾切掉了。

妈妈安慰说：“这下好了，以后永远不会得阑尾炎了。”

这是妈妈的口头禅，无论多么糟糕的事，妈妈都可以用“这下好了”开头，而且总能说出“这下好了”的理由来。

她受了妈妈的感染，也觉得这是件好事。她还能说不止一条的“好”来。

第一好：只是阑尾炎，而不是什么更可怕的疾病。

第二好：阑尾是多余的，割了不得事。

第三好：割了阑尾，就永远不会得阑尾炎了。

第四好……

她一边总结这件事的好处，一边在被子下摸索，发现自己没穿裤子，只穿着一件医院的宽松大袍子，除了刀口的疼痛感以外，还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她忍着痛，伸手探了一下，发现下面的毛给剃掉了，光秃秃的，被子擦在那里，很怪异的感觉。

看来那些毛不是阑尾，不是多余的，而是很有作用的。

她不知道是谁给她剃的毛，也不知道是谁给她动的手术，她希望剃毛的是女护士，动手术的是女医生，因为她那成熟的玉体，除了学校女澡堂的浴女们，至今还没别人看过。

她正想问妈妈知道不知道动手术的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，就看到一群人拥进了病房，活像日本鬼子进村扫荡，因为那群人一个个像劫匪似的，脸上用个大口罩蒙得严严实实的，但那身白大褂穿得实在像冒牌货，不是歪歪垮垮的，就是皱皱巴巴的，连号码都不对头，有的大而无当，有的小而局促。

只有那个打头的看上去是正宗医生，白大褂像是自己的那身，而不像是刚从俘虏身上剥下来披挂上的。那人也是一个大口罩把面孔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但口罩捂不住他的浓眉大眼，白大褂也掩藏不住他挺拔的身材。

她感觉就这一人是新四军，其他都是匪兵甲匪兵乙们。

那“新四军”带领着一群“乌合之众”，一个病床一个病床地扫荡，每到一处，“新四军”就示范着，比划着，讲解着，而那群“乌合之众”则伸脖子的伸脖子，踮脚的踮脚，眼神很是虔诚，仿佛新收的徒儿在听师傅传道一般。

她猜到这可能是 A 市医学院的附属医院，只有这位“新四军”是这里的医生，而那群乌合之众都是来实习的医学院学生。

她暗叫一声“糟糕”，撞上了这群“乌合之众”，要当标本或教具了。

她的刀口那么低，如果要亮出来给人看，不可避免地会连下面那块也亮出来，而那里被剃得光秃秃的。

她紧抓着被单，焦急地转着念头，看看能不能找个借口逃过这一关。

突然之间，那群“乌合之众”都向病房外走去。

她死里逃生！

2

匪兵们走了，丁乙长吁一口气，吁得重了点，连刀口都被吁痛了。

她认定是“新四军”救了她，如果不是“新四军”调虎离山，那些匪兵们谁敢擅离职守？就算他们敢，“新四军”也不会跟着跑啊。“新四军”一定是猜到她心里的紧张和害怕了，才带领那群乌合之众去了别的病房。

她认定他就是新四军，不是八路军，不是解放军，不是红军，不是武工队。她绝对有历史依据，因为她爸爸年轻时扮演过新四军，是革命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的郭建光，家里不仅珍藏着爸爸当年的黑白剧照，还珍藏着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的彩色宣传画。

照片上的爸爸浓眉大眼，两道眉毛像用隶书写的走之旁一样，有个越来越宽的拖刀尾。爸爸说是照宣传画上的郭建光化的妆，那个郭建光啊，眉毛浓得令人发指，爸爸说每次化妆时都要用眉笔在自己眉毛的上下左右使劲涂抹，加长加宽，结果卸妆的时候会洗出几盆黑水来。

她觉得眼前这个“新四军”的眉眼就很像爸爸剧照上的眉眼，但肯定不是画出来的，而是天生的。还有他那帽子，也很像新四军的军帽，直筒型的，就是颜色不同，不是浅灰色，而是白色的，再就是没军帽的那个帽檐。

在她心目中，新四军比八路军不知高明多少倍，新四军穿浅灰色军服，又干净又潇洒，而八路军穿土黄色军服，又肮脏又窝囊，跟匪兵的军服颜色一样。她印象当中还有“土八路”的说法，使她总把八路军与“土”联系在一起。但她从来没听谁说过“土四路”，说明新四军与“土”不相关。

她在脑子里古今中外地乱弹“新四军”，而她妈妈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：“医生查房怎么没查你？”

“查我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每个病人都得查一下吗？人家都查了。”

她看了看病房的其他病友们，真的都查了，正在互相交流查房结果呢。

“满大夫说了，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

“怎么你在我后进来的，反倒比我先出院呢？”

“我是满大夫亲自动的刀。”

“我的运气不好，撞上个实习大夫。”

她这才发现病友并非清一色娘子军，而是男女混杂，有的病床上躺着个男人，有的病床上躺着个女人，还有的站在床下说话，说得兴起，当场掀起衣襟，拉下裤腰，让人观摩刀口，好像那不是自己的肉体，而是人家的肉体一样。

她急忙转过脸，低声问妈妈：“怎么病房里还有——男病人？我以为男的都是家属，过会儿就走的呢。”

“这是个大病房，男女都有。你是临时送来的，没床位了，只好挤在这里。”

“我想——拉尿怎么办？”

“你等我找个便盆来。”

她急忙叫停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不是说现在——等那几个男的走了再说吧！”

“人家在这里住院，怎么会出去？”妈妈站起身，“在医院哪里还能讲究那么多？我去找便盆，可以伸到被子里接。”

“等我自己起来上厕所吧。”

“你刚做完手术，怎么上厕所？”

两母女正在那里共商拉尿大事，方才那位“新四军”又返回病房来了。

母女俩急忙噤声。

“新四军”走到她病床前，拿起挂在床头的一个本本翻看了一下，说：“是叫丁乙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咕噜一句：“女孩子，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”

妈妈解释说：“她爸爸姓丁，说‘乙’字笔画少，以后当了政治局委员，按姓

氏笔画为序排得前。”

她见“新四军”一点儿笑意都没有，怕他把妈妈开的玩笑当真了，连忙制止说：“妈妈，你跟人家医生说这些干吗？”

妈妈见自己的幽默没得到欣赏，有点尴尬：“他问起来了，我就随便说两句，又没撒谎。”

“新四军”声调严肃地问她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她不知道他指哪方面，含糊地说：“挺好的。”

“我要给你检查一下，不碍事吧？”

她犹犹豫豫地说：“这么多人……”

他很理解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站到床的那边去，可以挡住他们。”

他果真移到床的另一边，背朝着病房里那些人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

他从中间揭开被单，她感到腹部那块一阵凉爽，知道某块玉体已经呈现在“新四军”眼前了。她立即闭上眼睛，仿佛这样就可以挡住他的视线。

他开始为她检查，她心慌慌的，不知道他究竟检查了些什么，只感到他的动作很轻，没给她带来疼痛。

他的手不像她印象中医生的手，不是冰凉的，而是带着体温，跟常人无异，却给她带来一种奇异的感觉，她有点哆嗦，掩饰着说：“冷！”

他替她盖好被单，仿佛不经意地问：“要拉尿吧？”

她连连否认：“不拉，不拉。”

他躬下身，从床下拿了个东西出来，然后一手揭着床单，嘴里说着“腿打开一点”，另一只手就很熟练地把那个冰冷的东西放到她两腿中间了，他两手在她腿之间操作了一下，她感到膀胱的压力开始减轻。

她意识到他在给她接尿，顿时羞红了脸，紧闭上眼睛，恨不得上下眼皮就是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可以把刚才那个镜头“咔嚓”一声剪掉。

妈妈担心地问：“这个尿壶干净不干净？是不是应该先擦洗一下？”

他没回答这个问题，走到床头去写那个本本。写完本本，他对妈妈说：“她拉完了，没事了。”

等她确信他离开了病房，她才睁开眼，对妈妈说：“我好了。”

妈妈也用自己做成一道人墙，遮着病房其他人的视线，只把被单掀起一点，弓

着腰替她收拾。

她有点羞涩地问：“你现在是不是什么都看见了？”

妈妈不解：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看见我——那里呀。”

“自己的妈妈嘛，看见了怕什么？”妈妈刚说完，就意会到她在想什么了，马上宽慰说，“人家是医生嘛，什么没看过？”

“怎么刚好是个男医生？”

“外科嘛，当然是男医生多。动刀见血的事，哪是女人干的活儿？”

“我的手术是不是他做的？”

“是他做得不好吗？你没见人家个个都想他来做？”

“怎么不安排个女医生做？”

妈妈笑骂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大小姐啊，命都差点送掉了，还管这些？只要技术好，能救你一条命，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产房都有好多男医生呢，人家那些产妇不活了？”

“产妇都是结了婚的人。”

妈妈开玩笑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手术已经做了，总不能请个女医生再做一次吧？”

她想到这个满大夫已经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个遍，还打开她的腹腔，看见了她的肠子肚子，而她连他的脸都没看见过，就有种吃亏的感觉，很想找个机会看看他的脸。

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一旦知道某个男人看过了她的身体，她对这个男人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感，好像他掌握了她的秘密，便具有了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神秘力量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可以把她轻轻抱起，放到手术台上，打开她的衣服，想看哪里就看哪里，而她既无力反对，也无力反抗。

她想他一定看过很多女人的身体，至少同病房就有两个女病人是满大夫“亲自动的刀”。她知道自己在满大夫眼里也只是一个女病人，甚至只是一个病人，连“女”都不是，因为阑尾嘛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都长在差不多的位置，割谁的阑尾，都是那样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把她当女人看待。你看他接尿的时候，简直就没觉得她是女人，一点儿不自在的神情都没有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想到这一点，就起了一种报复心理，很想使个什么法子，也让他在她面前局促不安、羞愧难当。